

时间的针脚



波拉丽斯

CC说，“当时那么多大会邀请，我怎么就接受了你的大会邀请了呢”。可缘分就是这样因果相续的，因为自己当初那封冒昧的邮件邀请，在这个原本要继续流水生活的四月里，我遇见了一个澎湃的春天。



流水生活里的一朵浪花，清浅、通透。

有趣的是，我其实是学教育学的，并没有研究过新闻传播，只是游走在科学传播领域时有幸遇见CC，并被领进多闻这个有趣的学术共同体。在M5046、在CMC楼顶那个能望见海的天台、在大雾迷茫的太平山顶、在美景错落交织的紫罗兰径、在牛背鹭怡然自得的贝澳渔村……听CC讲时代和个人抉择的交光互影，讲历史分析与社会学思考的联结映衬，讲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里中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异，看CC游刃有余地在抽象和具体中跳跃，一点点地领悟他常说的“入乎其中、出乎其外”。从路径、到方法，从治学到人生态度，我们一点点地感染着大师的芬芳。



面朝大海、吟诗论道，繁华静处遇知音。

通往海棠轩的那条达之路，没有拥挤的人潮，没有令人压抑的高楼耸立，有的是淡淡的英式情调。那晚，月光洒满海棠枝头，街上回荡着我们肆无忌惮的欢笑，当时脑补出现的是苏轼的一句阙词：人间有味是清欢。四月多友的欢乐是清淡的吗？显然不是，浓烈得让人常常无法招架。我们被誉为史上最会玩的多友、史上最爱笑的多友、史上最走心的多友、史上最逗逼的多友……（其实除了第一个最，其他都是我们自封的）。可是，我想说的清欢是一种心境，正如我现在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回味四月的美好，留在我心里的依然是这种“清淡的欢愉”。



醉笑陪君三千场，不诉离伤。

这种清淡的欢愉是因为我们远离学术科层的纷繁芜杂，因为没有任何炫耀和伪装的本色出演，因为人与人之间那份自然而又郑重的对待。所以才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出现在大小多友群，胡一百、叶太黑、沈黑黑、赖萌萌、男神、女神……我们可以因为新闻客观性的争论针锋相对，也可以因为队友的里程碑式的身份改变满心欢喜；我们感动于挂在门把手上的一份夜宵，也因为各种被黑的逗逼图捶胸顿足；生病时的嘘寒问暖、需要帮助时微信小窗里跳出的“需要随时叫我”、还有那个在机场两手拿了六个包的超级暖男胡一百……这种清欢永远超乎其上，有着纯粹而又格外温暖的光芒。



岁月静好，清茶浅酌，有着单纯而有力的意愿。

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情节，如何对得起史上如此多“最”的头衔。我们自导自演的故事很多，既有浅水湾之恋，也有南丫岛之邂逅，还有爱在西贡前。故事里有个低头捡螃蟹的好男人，也有专注于拍照的文艺男神，还有有令人鼻血四溢的骨感女神，故事结局还是没能超越世俗的偏见，捡螃蟹的男人果然被遗忘在南丫那片海，至今还因没有背到长腿姑娘而耿耿于怀。那些流淌在我们指尖的时光，不依不饶地续写着没完没了的狗血故事，让人就想赖在那个澎湃的春天，一起笑得花枝乱颤。



道路坎坷，相望于江湖。

《时间的针脚》是我前段时间看的一部西班牙小说，其实是一部虚拟与真实交错的历史小说。借用书名作为标题，以此描述我们满满当当的四月针脚。而我想用记忆穿针引线，透过这一个个时间的针脚，串联所有的人和事，带着色彩和温度，真诚、自然、从始至终。



这些带着色彩的回忆，是挥之不去的美好。